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五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  
事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又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內躬  
自精禱者某謹詣中梁山致祭于某神曰自王畿以  
至于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于今秋虐魃肆厲害茲  
黎首雨不時降庶種萎殄大田耗敗衆用艱食流庸  
載道靡所歸止天子盡然震懼夙夜勤閑抑寡損制

深自刻約致款上下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  
走使方內靡神不舉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  
山靈祠有或漏畧俯已博逮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  
卽訪所治有紀在典躬薦明饗惟神肇自融結遂司  
梁漢屹然巨鎮遐邇尊望旁開澗谷遠抱林藪風雷  
藏畜雲霧蒸吐歲或愆旱有取必得今天子臨制海  
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王土神亦自當竭慶供  
事以上紆天子之憂徃額上帝均辦厥職普浹膏澤  
救止大命是則神之所以奉上帝輔天子愛百姓之  
休功茂德恢大宏遠不獨區區限此一方也神之聰

明必能體天子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更用煩言以  
竇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故嘗  
恐懼脩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也神靈之心庶下祥  
應以安黎首而乖舛繆盞未能蠲弭今復星文譎見  
有駭觀聽是用博及幽隱廣覃赦宥沉寃抑憤咸與  
昭滌冀蒙休嘉上答明譴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  
意之專潔致明祀於管內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  
復某所且恭事脩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才望  
日偉謹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不且賢否  
信悅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羊在首所觸必血權臣  
擅朝勢炙手熱公嘗寒之消釋如雪傾落膽修歛自  
潔皇皇當宁凜凜在列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榆  
關當戎正穴齊輯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旨彭  
訣制服憂虜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  
禍解組被經水菽三年僅將毀滅起臨彭門威惠俱  
徹乃徙天水中道賜錢是時嶺巒凶焰橫發近災邕

廣千里一藝公摠萬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未陣先  
奪首惡奔道如雀得鶻歸仁之功與古相軋來正樞  
宥神武機鎡惟公之謀未嘗以殺去守東南有州控  
越厥散久積根于祝髮公去大本止留牙孽至今其  
徒不復少猾旋移青社遠捍東渤大鹵更麾蓋防虜  
黠功高德重有忌而許還政就第屢遷歲月符離宴  
居自閉如訥曾無一言以歎窮達上始即位思用耆  
耄詔迫公起賴公才哲褒寵之優還印紱奠我慶  
土以安隄抗高奴謀帥欲窒虜窟僉謂公宜大牙秉  
揭行次雲陽六氣所汨亟上廊時譎已云厥遂至大

故隆棟斯折國家柱石一旦而歿上甚嗟惋臨朝以  
怛贈數加厚列座于八嗚呼哀哉某早荷記存推揚  
獎拔復許陪親肺腑之末此義至重它非比埒聞訃  
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望徒深涕壺限領西州川涂  
阻絕不得詣前撫棺一別聊陳薄奠鄙意傾竭魂兮  
聰明監此孱拙

祭提刑邢度丈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懿清莊敏文自儀于朝  
寢偉才譽華涂美貫匪徼是與昔在憲府風規首首  
因遷而行海上爲州尋來其朋愛地皆峻獨公西南

淹留俯潤曾未出語歎老嗟早乃中于下一致險夷  
簡潔飭身慈仁蒞職列部依嚮亡寃有德何天之明  
度此人理付公以疾遂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  
今歸蓋棺行路嗟泣摧心落膽况同於公取願最厚  
其所痛悼惟神可究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  
會當此移公柩東轅來經郡下薄禮則設哀誠詎寫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陵之華滋發秀敏於齟齬兮  
聘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服采兮治所止而民宜群  
章交呂啓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邑以振擢兮一

諉之以新規飾呂權而厭下兮俾分提於憲司塘衆  
 謀以獨前兮極日夜而處之役天倪呂造慮兮出萬  
 緒于一絲雖食寢而靡皇兮失按筭之以時勉營効  
 以靳報兮曾莫顧夫自持診有隙而得乘兮遂劇痼  
 而難醫蓋外狀而內涸兮繇伏職而至斯噫捐已之  
 甚重兮將收彼之纖釐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瘞于  
 有為散利日以萬牘兮後疇合乎其離嗟靈之少與  
 年兮羸財鉤而不訾天胡然而處奪兮使夫志之已  
 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乎累棊今竊吏於所部  
 兮羗取庇而在茲忽蕭然以承諱兮涕淚紛乎滿願

顧一麾之有守兮阻請哭于縞帷徒不腆呂將奠兮  
 聊倚騷而託悲靈轄之未駕兮願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所蒙  
 賴他人亦交善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為僚相與營治  
 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候吏忽報時仲  
 以疾尚留越宿處聞以時仲不起驚嗟久之涕淚俱  
 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均友悌後皆從宦聞問不  
 失每一逢遇傾側肝鬲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况被  
 牒共治一郡私心常謂奉寔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

地止有三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  
人年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于天道何耶嗚呼哀  
哉其承計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印去不能得彷徨  
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知之耶魂  
必有靈當歆之也

先府君焚黃祭文

年月日男具官同與周周等謹致祭于先考寺丞之  
靈朝廷臣同被先考慈訓之深得入升朝序故因三  
年之郊再進先考之秩位于棘寺天語下諭爛然盈  
軸於巽良日詣墓次奠之如先考至明伏賜鑒頌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茲土彰靈暴異蜀人畏仰其此  
奉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其寔掌之惟是撫柔良  
抑強悍宣教化齊風俗行二年之政成一  
史之職事也非素具才術豈能致此其性  
於吏理臨蒞設施恐不如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其  
於夙夜常所懍懍願神陰啓默導時賜警拂心慮口  
述無使詩謬如是則朝廷之所以遣其於陵而陵之  
人所以望其爲治之意其之飲食起居寔不望其應  
於神之左右也

祈雨文五首

玉女

惟神稟大霄清真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  
淵泉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皆神之化  
力使然既且是惠養於一方其為福於斯民也厚矣  
乃今其地苦此旱熯神顧恐視之哉叢陰漬潤頃刻  
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勅諸群龍也監此丹素願神  
行之

睿聖夫人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子多

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棄誓言願救此民  
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天地同極亦持  
此以見法師無媿矣

天王

惟北方為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嚮之  
而王鎮奠其鄉最稱威勝天下城壘盡祠王像生民  
瞻仰恃以求福今茲炎熯實害多稼王於雲雨為力  
易焉願尉民欲聊煩指顧

法師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秘籙允於下民有敢為之



哉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平殄此州之人蒙法師之靈貺者千餘年也今旱將有魃蓄此歲稼法師噓靈於刀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力哉願一視其稿然賜之洒濯

諸神祠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呂視陵人之如此歸嚮當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而風乾日裂於此爲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鱗之臥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俾霽霽矣諒神之易爲力者哉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艱食之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溉之惠以救恤之惟神助天養育惻然下憫洒洩甘潤區壠霑足禾麻菽稻蕃茂滋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脩此薄奉蓋惟常禮願神慰監一賜臨饗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五終



六七致而不倦其辭愈勤而愈哀將未同之文實公之所藏同自視孱弱何以盡公之其子之惓惓勉為次之公諱某字祖某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耻食其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國初聞其父祖說前朝穢瀆攘劫之亂謂今有天子在汝除灑潔被一布休治鋪張建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攜家以東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繇開封府上第調孟州河陰縣主簿繇汴渠

萬餘廝折實滅堅留捷以瀉其流絕榮波直王城會長淮通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最嚴劇大農每歲度諸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內若非精健有智數則禍其難而使令謾誣受賕矣公始任郎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召蟻入公制以術部後先無相躐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于外日日用此道全誼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徂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狠或時執上官長短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鉞笏搥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剗剗繩以國

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救避去曰是不如他人  
慎無犯入郎整汝肉矣一邑歛手翕息不敢議公令  
嘗問語公謂囊內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寬取無事  
以去不爾忽失慮中其竒安可悔公曰用法有內外  
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愚耿在奉助惟知  
以徇公爲稱不知其餘矣事在齟齬令輒入告公獨  
處之益辨內史鄭文肅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  
進乃能如此後日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  
大理寺丞知虹蜺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惡  
昧利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鈞之既得乃緣其間巧

刻放橫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情反  
詰之伏出即飛不穩語攢嗥旅吠中外誼諧徃徃爲  
立獄令不勝頽被謫若此者屢矣公初來謁守守視  
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州局公曰奉詔書不  
敢私自免試徃臨之苟有可以上關願府無見爽相  
庇賴事不枝枉政無難爲矣守頷之曰然既至嚴肅  
閉默不露缺峨鬣袞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桀疏捕  
幾輩白府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靜巨善譽聞富人責  
租使其奴歐逋者痕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主耳  
并錄之主懼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馬至廷下

公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隸袒視之虜革  
鞍瘠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而坐之自是疆  
宗大姓俯首躡地粟不敢鼓踵謂神爲公矣亡命多  
聚居辟隙晝則人夜相結爲盜推剽寇效入舟撒大  
浪杳不得其所之巡徼日片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  
爲立法以閭里編戶什伍相保信敗並繫無貸悉感  
懼相伺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卽歎  
息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宗良畏事索摩  
撫公易虹冶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所設簿  
書凝然械杻積蠹廡下徒吏偃居門宇終日居耻不

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黌舍聚良子弟置師教之  
親爲講說義餽循服其父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  
之狀于浮屠示世世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  
學術文章平日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  
士先時考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爲  
之須柬輯奧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  
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如公者請公  
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皆人常所  
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第十不遺一二  
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常博士通判許州尋



人憂服除賜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陜阨  
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蠢民貧有欲訴者亡地益窘  
偏公為之籍記簿調賦役瘍濯而葺餉之宛轉旬月  
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為大鹵嚴  
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  
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學博覽兼記其譏  
述有尺度名聲鏘然為人器宇儻蕩踈眉廣口望之  
魁崛偉人也喜大節善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  
聽之灼灼皆可立施用者與人款曲接以恩意無不  
相能故死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

知書史為婦姑踴步以禮閨帷矩範鄰里矜法自公  
死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嗃訓子孫益  
不容自放男一人蒼舒雋慧脩爽雜習可喜攻詞章  
善草隸前為高陵縣主簿諸公譽之女一人適大理  
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嫻克稟儀法孫若干人公有文  
集凡十卷所以為銘銘曰

石以譽源

康叔有孫

靖伯之支

碯為純臣

漢奮恂恂

萬石一門

昶魏守萊

東陵始遷

至愷過江

從官晉元

仲覽于唐

所秩亦尊

後頗班班

雖晦有人

公世關中

孝謹所蕃

起嗟其炎

將焯以燉

服采吏塗

赫然厥聞

宣積勩勤

勢久且燔

群章交加

進天之閣

游試于州

朱遼兩轄

治居窮嶠

香昨撲渾

公為輯齊

宜有畢完

求賢下書

外委要官

太原得公

亟喜以論

上將真之

崇資顯班

厄乘其期

中壽以淪

人嗟謂天

孰云而神

公胡不留

德俾在民

昔旗東征

今樞西還

御羞之隣

鳴犢之原

山蟠水紆

問龜其言

此地吉良

可棟公魂

公其來安

以修後昆

屯田郎中關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為唐安郡從

事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曲稱慕陳文忠公咸平

中仗使節懋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其高朝廷下粟

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仕進考某贈屯田郎

中妣封旌德縣太君即中既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



桀漬刻意於學，酣嗜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家爲學者，左右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邑大擾，卽中盡委去，貲橐挈家。二江野外，奧曲賊不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脣此書，如爲兵火蹂燼，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爲名儒。故有如公者，子焉。公天聖五年，卽舉進士，南宮類其所程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公進，撫陞，揄辭不願，就願復諫。他日薦書，意甚切，上使中貴人呂溫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單醴泉縣，問益自勉造，爲詞章，遂

鎖主簿，廳以起。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著作佐郎。知壘州，濠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左廡店宅務，以郎中，去職終制，授七田員外郎，通判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爲經略使，判府事事，一切委公。凡有可以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明，有條紀，不難諭者，非以公無誰爲之。丞相視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傅，拊爲中丞，以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揉，遂執仇議，以罷拜職。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盡京城。

之半事目苛冗復為疆家臣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  
鑄折下戶錮理專利以居於己公至逾月皆慄慄自  
約不敢引手探公緩急孱賤孤弱始得開蕩喑噎吐  
為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以七田郎中知磁  
州磁人鈍縵少文公為立學選師以教育之躬自臨  
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飭不逮故風尚藹然一變  
推俗民既禮讓事亦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  
獄臨川郡丞南昌從事皆大臣子弟倚藉執力放肆  
貪暴前按察者率皆顧忌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即  
鉤治之狀得聞上遂去由是列郡傾聳震惕食飲眠

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呂註誤入  
法者前人諱惡之槩嘗以例移管他處公閱籍指辨  
盡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死第二人者斲冢發  
掘取物敗其重意悉綴結增就一與其弟本非矣弟  
癡駭庸懦已悉臣也公視狀直曰此乃賊師預為是  
必有以力轉其情者屬有司謹驗率如公言各以罪  
免群論稱嘆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來自嶺  
南遣婢持尺紵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人以  
圖北歸望公閱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主  
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其利而

為之謀以我為信者默令捕之寔為無賴者誘給以  
覲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而遣良校護送婦  
人歸京虔州民私買鹽以自禁世世習抵冒雖毒懲  
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  
吏務多得其狀名至究者取所賞往往鍛鍊平罪以  
當其所酬公下諭切戒謂不可復者此會信豐令嘗  
繫此等囚逮二百人公引一二簡語獲犯實者五之  
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誣歆之嘉祐六年八月二  
十七日公推虔守事且出褻僚吏區決如平時罷歸  
食疾作藥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公方重端梗簡介

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以立言示後世之  
意其為文章浩蕩閱碩騰高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  
白西南士人宗師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  
治亂之端與夫所以致之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  
孝友事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諸孤恩意益厚如已  
子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凡  
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丞相最  
為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其命也耶公  
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若拙之孫太子洗  
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

卒男三人曰高叟曰真叟並補太廟齋郎曰孟叟進士皆被慈訓敦厲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者女一人嫁前進士毛世勳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晉原縣白馬鄉飛鳧里之先塋於其墓也韓丞相呂詩悼之真叟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銘爲之銘曰

測古之深 蹈道之高 極其端涯  
靜不以勞 偉然充中 仁磨義軌  
孰司其關 久不使發 有地十州  
既嘗少施 曾不滂洋 大故且隨

漢書中...

孰謂乎公 一而遽及此 天其昌之  
有書有子

三十六卷終

三十六卷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三十七

文同著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 諱衮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年而  
 孤其世父 良絕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淳篤寬言  
 笑嗜學諸 兒挽引與戲不過畧就其處已復還几案  
 對簡冊爾 嘗竊誦詩書終卷不亂既冠文章道誼鴻  
 麗通博翕 然聞兩蜀間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曆初舉

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  
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攷究騰高入深哀擊剔  
抉無所不得以為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  
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槩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  
為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為第一人明年遂中甲科  
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  
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私曰君始仕而  
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私言是安假習法與  
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  
之他日見其所為文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

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  
私嘗召與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  
去私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  
文章犢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陽書  
院師席久倚生徒尽散落去私盡料邑人子弟之良  
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陽之學至  
今為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京洛之民竄墮事未  
利不重墾稼去私為遍詣田間相視指度溝泉隴壤  
藝食桑稻以法授其民飽煖之頴許之人轉流而占  
籍者歲歲加益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密巖澗谷

幽深奧邃道祠佛宇布若聯卦前朝高爽傲逸之士  
遺跡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為泉石之友間  
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  
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中民吏推  
質諸不如此者但務一切去私為其整比次  
姪條理巨細無有遺失興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  
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賜服五品鳳翔盤屋縣望  
遷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介歧雍  
土田演沃民高貲常以雄橫相鎮迨素號難治去私  
一以至誠治之久而其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傲幸於

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皆籍  
人甚駭恐去私為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使為奏朝  
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詣去私辨客有給其所不  
直者厚納其金陽為將以言於去私所易其獄去私  
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  
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  
指客不若大堯間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  
都官員外郎今韓大參為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  
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  
十三去私為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

無賢不肖皆得其歡  
不肖者寔皎然爾事  
官具情臣聞上且曰  
之天子嘉焉遂下廩  
故舊所不能自濟者  
散置几格人所欲得  
臨政明敏愛恕不務  
皆講解使去初若寬  
愜其所素意蓋本不  
者也故每去人必思

心而去私胷中辨其所以為賢  
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  
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  
給之羸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  
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  
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  
巧刻辯詰許訟儻無深非重過  
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  
欲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為完好  
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

扶老提穉相與出郊  
復如此既死二曲人  
奈何則必詣去私殯  
所以如此不能復見  
而後去此古人得循  
過於此窻意尤泊然  
最為知去私者是數  
度越倫輩為顯官貴  
其有所進拔人論去  
期遠約待去私者久

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  
有訟不得其所伸者知其無可  
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  
去私為其區處之者反覆丁寧  
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  
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  
公其力儻畧施於去私則可以  
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以希  
私終不為易其所存同嘗臣長  
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呼



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緒父諱焯贈職方員外郎  
世皆用儒學倡於蜀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  
涪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  
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  
官在雍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  
同脩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  
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為學期以  
復興門戶為意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  
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  
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  
寅葬于整屋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  
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為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  
矣既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  
懿才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  
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  
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  
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  
孫復能嗣其恭當有復能與大之者嗚呼去私想  
固無恨矣銘去私之墓者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詣同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為其先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先人于晋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為一人終身之大端於世可無愧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右願哀其衷諾之同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三國時自襄陽來為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於晉室封西鄂侯謚曰烈子襲復守廣漢兄之子

尚又為益州刺史值時擾攘遂家于蜀厥後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邛之安仁自大父始遷於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與母閻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為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遁逃伏匿草野賊誅太古收歛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自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每稱愛之授之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顯故有文行為西南名人君事母孝閻里以為法初徙唐安也雙流有良田三百畝母以君幼且屬其親向氏者主之向氏無

賴以酒壞其產又反君母之所託比君冠一媵亦無  
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絕口不道人詰之君曰始謀欲  
其為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不疑其為人而諉之  
耳今其既不又有異吾母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  
誣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為矣義者深歎之性剛嚴  
惡人之不以正直奉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說與夫  
鬼神荒惑之事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憚焉  
築室北城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為之師友自身督其  
業日考其進否為勸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  
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門戶者以君為之標榜焉

石以慶曆元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  
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祖諱毅祖諱遵道父  
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君君生男二人長職  
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人德之次曰懿為學有守女  
二人一適四門助教張中正一適進士樊厚早世孫  
四人曰貽孫彭孫壽孫宜孫銘曰  
君裔本顯瓊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絕不續幾  
千載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文訓子弟  
已仕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復綿綿以興矣嗚  
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

任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橫舍遂好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為人兩舉進士皆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陽驛居要劇凡西北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月不廢領戶復繁夥以曲直來廷下祈取裁辨之者旦暮相纒縛君始至會令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得符徒筦義谷稅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欲因得疾來歸筦

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苦丁召其孥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毋官塞上遠不得一訣此為恨持入于地下無窮矣言訖乃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蜀之人聞者皆盡然涕洟談其為人娶雍氏生男二人一忠一恕年十一歲一小字遺慶君沒一月始生女子四許嫁廖氏黃氏王氏一方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久必傳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壁自江州移闕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祖畹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所居鄉里為二

龍鄉三溪為桂樹村七代祖椿徙梓州郵縣木瓜莊  
今為郵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  
某屯田郎中通判原州毋某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  
郎中至歧留五日別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之郎中  
心異之謂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  
中乃與其柩歸始悟其長離已去年矣於是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於鹽亭縣石關里西山祖夫人之塋次  
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於惟彥安來將胡為志大莫充財以施三紀遷去  
颺驚雷馳吾從而文以求悲後萬千年讀之者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廣明  
中與公孫俗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以劔南山  
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為普安郡人祖昭少有懿行  
家概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  
愈慰以好語終不可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  
衆咸德之父震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取  
下善士為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既至闕  
下辭不願仕以歸識者咨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  
歷代史以至曲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對無少謬

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強博無所不覽凡見古  
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為之者未嘗不拊已  
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之於屏壁聽戶日自省閱又  
以教子孫復為其親友良子弟說是人者所立有如  
此但人自不能勉爾勉之何獨其人耶嘗曰予不能  
仕矣有子行吾能使為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  
子與之遊行遂善其學慶曆中一上中進士今為都  
官員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仁恕教其為政  
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少疾嘉祐五  
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革以至不

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

將州素與君往來甚厚聞

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為文祭之極哀州人無少長  
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  
其先所與同入蜀名俗者之後先卒贈棗陽縣太君  
再娶何氏君亡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  
四年五月十三日葬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谷口  
之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以子恩為大理評事致仕  
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綿州進士  
蒲檢次適閬州進士蒲臯孫若干人中都君與同有  
閬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為人和粹溫厚見屬銘

其父之墓不敢辭為之銘 銘曰  
祖蔣之父孀之子獲之 而君擁其資以自燕嬉以  
享乎壽祺以太華之陰 而為之歸茲世之所希兮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七終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八

文同著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  
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  
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糧料院名岫字景  
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  
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

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  
余常觀其所為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  
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于且舊子可為余誌其墓同  
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  
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強無  
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  
風度竦秀寡言笑既毀齒性益聰悟誦書畫字無一  
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群弟多攜之官每退食即便  
舍相與磨講道誼為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  
業未始略傲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

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  
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援授諸經鉤探瑣  
抉造詣深隱纂撰辭語精簡渾重援獨常稱之同舍  
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廢所  
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為益州路轉運使  
用給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鑠試嘉慶院復得是  
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挾並藝京師無  
一人肯自以為吾不如某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  
皆禁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全入  
悉高譚劇辨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



宜用者上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遠聞。龍圖公嚮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逼人海內。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待。且旦暮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君為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事。得疾。藥不効。寢。葦毋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

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取耿耿。以累阿婆。因索紙為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曰。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既為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為可諒矣。君博學喜辨論。雅善鼓琴。平居入靜室。為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曉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為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

狀嘗被羸疾懼其親為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一可與當時號能為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幼男子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毋安定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

惟君之生

蹈慶之基

憑堅乘完

孰憚以危

爰初橫經

在勤弗嬉

道妙聖真

取深其師

乃試天官

汪洋發詞

下動諸公

爭收競持

籍名於高

盛譽四馳

獲第入銓

行獄是司

曰吾之親

有子止斯

敢名宦游

去左右為

遂留其旁

氣下聲怡

餘力於行

學問愈滋

帝用成都

疏息淋漓

居君洛陽

廩事以尸

乃進爾資

乃便爾私

曾不久焉

得疾莫醫

遂至奄然

羣啼衆嘻

於嗟乎君

命曷若茲

回誼之亡

君齒與差

何天於賢

不假以耆

紛紛安庸

壽或介眉

當在其嬰

百福承之

太末之墟 舊兆纍纍 君歸其丘 列祖是毗

山磨水淤 名豈即衰 刻詞茫茫 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温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閭巷一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為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為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以法制收歛之者性明悟內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

為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

心謂抹人疾苦其惠利為無涯故顯嚮醫藝而大究

其精巧父母死日夜履拜西方聖人自閱十二分教

者數過以圖報周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

道塗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不復計校其所以為謝

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好飲酒至顛倒而語

言不乱善談譚嘗疊可聽人妻記去以娛其坐賓與

人交終身常患有毫髮之缺而不得歡心也人或非

意侵之曾不以恨至胃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

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歷中余始自永

希澤一見余於桐人遂引其友陳顯信臣請余於  
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待余  
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  
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爲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  
子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既死其子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  
輜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輿於幽壤誠所恨矣歸  
而其子澤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屢

以抵余且曰陳臯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墓矣其  
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爲之余乃且次希澤之  
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稟完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失  
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貴可以謂之君  
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  
所適兮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從僖  
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墓十許世

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自五代已降無  
仕者君生而聳慧始讀書一歷目而遂貫於心不廢  
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止過其徒尊畏之中皇祐  
元年進士第為萬州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  
不敢肆其巧忠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  
太治人盡服察舉得令移柳縣湖南小邑民吏雜  
擾牒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暇廷下忽取  
一人者鉤詰之本度民也寓於此凡二十年受賕出  
入鄉市構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稠人觀喞  
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具對聞之安撫使流它郡

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為神不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  
省縣之粟移手衡徃反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  
倍歛其酬為輸之者徃徃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  
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并幹之故賦入辦先諸  
縣里民各有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  
詣縣辨君俾引其特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遂  
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僭竊多橫賦每丁歲有常率幾  
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柳道衡永桂陽監不  
諭旨督歛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忘慮數萬萬而  
方二三千之民始得擲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

邑頌君不休同年陳啓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  
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  
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  
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  
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臥疾熙寧  
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  
平時常喘喘畏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暮人也然臨  
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長見前不可屈蓋  
剛果內蓄以學術輔之而吐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  
夫人每懼以已疾為憂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

之答亡恙太夫人乃喜婦

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

頃調之終身以及其甥又

為經營其家使其族之很

忿暴戾者不敢犯與人交

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

急難肩鋒刃入湯火肯為

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初

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

為君曰我何所言但佩恨

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

母不及封而哭我矣雖然

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

幸也淚數行下氣遂絕曾

祖某祖考某母唐氏年八

卜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

一人君軫女一人適太學

進士勾龍均孫女二人以

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

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其書

遣介來道君之語來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嶄嶄其形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元之兮吾何忍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人八世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蜀為晉原

今後遂不家成都之溫江今又遷為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母文氏某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它兒異至未有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等二已物故惟慎性精敏自嘗其氣骨已岌然辭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鄉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亡它產設次第積君與時遂未幾夜從于學不容墮游嘗語之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

國本不與移月  
國本不與移月

一主於我爾自勤爾之所當為勿中休給遠資近上  
下完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  
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閭為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  
而不可以力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此  
也君復和裕堅正內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閭之人無  
不相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屑之無不改以謝允吉  
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至其邑  
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為之推引裁處各稱其所欲以  
去故其善譽寢聞于人人賢之蓋用此也張少愚明  
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內識人無限而每謂君疆采

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脩而皆詣當處它不能及也  
少愚將有所欲為而尚沈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折  
然後乃定其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  
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  
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疊疊  
再三研究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  
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  
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五男曰某某娶王  
氏皆好學整飭不務教盪人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  
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



於其鄉其原謂其於君為親且密知君最詳來來銘君之墓其泣而為之銘曰

於乎公澤之為人其接乎物也以和而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

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為善不得其酬兮卒關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没兮夫何

遣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欲然兮有後之盛何以知其然兮曰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令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

處士者之為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來余銘其

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

儻過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器講擊鞠美鷹犬罷即入隱坊與

其徒投五木爭繒絲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為寒士丐盡畀之不以為已物故

義聲錚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崇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

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

爾曹占田藏錕之無涯哉我豈效里閭庸人旦暮齷  
齷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  
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世才傑處士之高識  
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為精深  
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  
忽被病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  
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于臨邛  
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鬣足披風露踐  
泥潦晝夜號哭負上為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  
來不絕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歆樂為而禮法從而櫻之攔然  
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  
羈教盪一世而骨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群  
口為之齋咨發其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  
楊休龍圖李公約為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  
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唐安羅勉先生  
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久且精意詞  
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

累亟君再剔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  
聞人無不至門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  
稱之楊氏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  
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子其主之爾曹第力學  
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繇郡  
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書為郎矣  
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遇之如一善可  
喜則獎勵稱述疊疊不已宗族鄰里婚喪之用所不  
能足者君咸為辦之賴遠別業為一郡之冠其林戀  
之秀澗谷之異園擁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

百楹哀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  
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  
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從從號稱佳士者  
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  
王氏生男五人綱約網紀紘女子六人壻普州進士  
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作  
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  
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  
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  
之墓同亦與錡識故為之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為知言

種善殖德 所獲未蕃 中壽亟亡 人聞而寃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意其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人遠近賴其術而不夭狂者無幾數然未嘗斲之來以賄為謝者有問之曰吾求

以此德遺後人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敏才辯

傾給自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

經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者

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

吾有子宜其為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

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

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

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斲

膏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奩所與視

已子一槩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

發私峙合程者界赤牒先生曰民困蹙上憂之若此  
豈奉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自  
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  
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  
游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之  
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  
靜疑人不知其所以為時默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  
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厘有一  
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  
高皆不徒為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

家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為訣其日起索冠  
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為不道不為不正裁心字氣漸  
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皆奔走哭踊  
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氏生一男三女男  
誼伯為秘書丞知邛州大邑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  
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  
生於某鄉某里祖塋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  
廣漢移守安嶽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  
與同語時有任病不留世之說同解之先生笑曰事  
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

注十二字左右讀  
方通

且謂同曰 誼伯惡逆深重而遽喪所天先人臨終攬  
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普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  
誼伯敢持遺訓以累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  
矜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為遂為之銘銘曰  
山蟠於 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而巍問  
焉居之 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先生之生兮為  
鄉里之 所師宜其遺光餘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  
綿人世 世之子孫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  
善行無 愧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新刻石室 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八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九

文同著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  
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諱某之孫  
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  
壽縣太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笏以去爰鄠杜  
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灌園與其以下擊鮮釀醇

相招延為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遂為其士人侍郎  
 雖宦遊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  
 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為學公之昆弟  
 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毋氏慶門  
 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史造詞  
 章能全其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謀慮適當乃無事  
 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為憂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  
 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此得公欣助裁講至去民夷  
 帖帖無佗議轉運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

從容獨以公為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  
 不職議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  
 足主吏因免矣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知  
 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骨好犯法號難治第一而公  
 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廷下遷殿中  
 丞移知邛州蒲江縣蒲一歲知黎州黎為西南絕境  
 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一道州正扼其口乘  
 高見邛部川聚落如餽掌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  
 以為守長之處詔書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  
 長才善撫馭者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

歲駟馬過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  
靡耳柔服如人一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拚羣輩跳盪  
間關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鷲桀不馴  
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疆語附譯者以  
及公轉太常博士以侍郎憂去職服除還本官通判  
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求賊不顧傍他鎖姦鍵惡密  
不可發包拯為轉運使以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  
疾之甚願必以誅死請公攝其州得狀即寘之獄公  
往見瑀以數語伏其罪不務竒中而與法正相等瑀  
無憾衆咸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

外郎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嘗用  
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歛以殘虐因仍  
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即破產以至一縷盡  
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忍若前人坐視  
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下採危亟朝廷從之  
坊人所以獲疽癩斷潰而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  
召入為侍御史嘗賜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  
在專求公相以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  
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  
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



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塩鐵判官尋為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剝吾民之膚髓耳不可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佑尽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以徃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鑄蠹益暴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為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

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蔽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今遽更之不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清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說有大體可行之為良法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徃至即以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知梓州歲餘乞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醜演諸產極富夥官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弊流溢公嘗謂戍兵曰爾得賜

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官賈不曰吾募願者兩可矣用是凡得十大布息賞事出不素它道悉配入數倍百姓謹擾急歎求死而公部中民下旦暮高直踴之閭里靜野無苛求猛督之駭事帖然濟矣永昭調用多目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以法移蜀之積錢百萬袞袞相屬陸走三千里旦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遘疾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性端重寬碩質狀嚴

偉望之斐然使人肅恭戒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溫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為郡邑專務究極隱微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正皆中外所望以為言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么瑣事以噴上聽總大端發正論冀君相默用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既而一落外官頻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為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為戚戚先帝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之郡邑與常所往來之人無不哀慟號詔云善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處

而不少假矣公既死朝廷遣其弟沈乘驛迎其柩歸  
權厝於鄠縣以治平一年某月某日塋公于其所附  
先侍郎之塋夫入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  
廟齋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  
若干歲沉以都官郎中為陝西轉運判官好學有義  
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母教如已  
子愈于公之存以其嘗獲遊於其伯仲之間請銘銘  
曰鎮東儉以忠殉魏後惡禍去丘為民宜發其齋洪以熾  
積流藏品入幽閔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久充道少試君蒙其休民被利來  
眇然權財用曷既卒以不幸謹衆歎  
馳詞窮天浩無寄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于庭下  
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亟往廣漢  
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驛而至  
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受其書視其所以遠  
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  
得疾棄諸孤于家今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

以墓于萬年縣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使志以善文載其事人之子者之所為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譏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為事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惟執事哀憐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時有以強幹為轉運使所委往來邛

蜀間辦公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

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

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為綴次

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

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

為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為詞章有條理

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

廉勤聞補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憊都不省職事

郡吏驕恣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

至數日視案牒閱租賦攷徭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

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揆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諸庫而民恬然無驅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謂可鑿渠以引其水既吾村地若干頃其便守從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達利害百一于前謂不

可行守怒趨則不可開令鄉之民擁馬首謝我輩非公壓抑且死矣願為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為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不敢以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即位轉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千里閭舍光

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偃  
蹇齒岑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鄉  
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嘗不下馬登覽嘆愛君少時  
與兄中隱君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  
給好辯論尤不憚狂詭而絕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  
人鄒謹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好  
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神人云  
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君君與語察  
其怪謬訶下麾左右縛寘獄問狀悉伏誣証門外要  
官重臣交書下抹君置之一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

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  
寓僧舍且病其子赴舉京師顧前後皆辱輒無一人  
可任事君親爲煮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  
既卒凡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  
者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為類此亦足可紀也曾  
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瀆任尚書度  
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安縣君贈尚  
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年亦卒君娶舅氏  
引進使繼隆之生五子曰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  
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  
于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  
奚足比方陵磨谷闋銘發愈  
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為人也和裕  
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  
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  
徒至于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又  
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龍無不  
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遊伯龍亦

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景  
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  
員常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  
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  
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  
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  
尤友順不相很閱分隸貨產獨占  
所不足亦自無壹語之愠有識義  
伯龍所上凡千餘卷尽秘府之未  
月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  
仕郎守龍州助教

一日忽召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已而自知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達退居田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是年六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為累世令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他大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精四坐笑伏歎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四所著書有劔南廣記四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

仕毋楊氏夫人一歸于伯龍閨學正順慈嚴無大亨大受皆舉李彤封壽安縣人大年以六年俱利里先塋之姻家來求銘伯

學無不深  
鸞羽鳳翼

宇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閨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子以有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大年大方進士有名稱女二人長適太常博士君次適進士文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二月十日塋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次舉夫人之塋祔焉大年等以同為龍之墓為之銘曰

行無不淑 天胡嗇之 弗昇以祿  
歛不得張 有翺者微 高騫遠翔



神道難知  
所不已者

人理亦悖

吾於伯龍

一付茫昧

郁然清芬

更千萬年

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

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  
明之亂唐統系  
居于晉者五世  
一州高祖諱光  
並潛隱不仕父  
舊業專治養生  
年過八十無疾

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者廣  
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孫蕃衍有  
祖紹卿於五代時以宗族門地雄于  
綿佐東川節度會祖諱嶠祖諱元晏  
諱某少舉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  
之術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  
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穎慧

不意他技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

任玠温如李畋渭

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

業門下並為其高

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干薦書

而豪士惡子競以

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進于其

下乃退而嘆曰是

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

是收歛退縮莫去

任意僻居靜處討究辟策經深史

隱鉤擿藏詣馳詞

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槩先詣

君所平決以至不

復更由官治而兩講解矣教諸子

事業悉有端次慶

曆中其子今中都外郎如晦用其

法一舉中進士君

曰是吾門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

祐初以子官授大

理評事致仕三遷為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即其居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都為晉原出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間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一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之舊廬也汝當具吾歸裝宜無吾留十月檄侍還其家既至亟遣去曰汝速當憂民慎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歌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人

謂可以喜懼若汝等當知之吾受祿

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

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遺皇威

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使

飲食漸不進求就枕瞑目良久以

矣遂終焉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七

同郡之甲族婉慈有善譽宗黨模其

光縣君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

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

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承

歸思問者先卒

後繼之以其婦封永壽君孫男十人  
藝孫女九人其一始嫁河南趙仲遣  
二月某日塋君於樂至縣普安鄉之  
中都與同有塋屋之舊走僕詣同求  
孰不種善君獲其多奄然而歸  
子官曰榮學者愈侈君所常望  
人生世中超跌自希如君初終  
老安先廬沒集舊兆更萬千年  
銘永其詔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九終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四十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  
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  
文同著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俊師中之  
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  
愛簡靜寡語言居  
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貴先  
生常營諸嫁贈紫  
金大珠巧繡華熾日為收置它皆  
以先得為已物而

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有儀法師中性儻過矜宇宏大好賓友每相聚集必辨具詔講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人愈救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宅日問之已脫簪珥襍袿裙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為言教諸子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蔡之新息忽語其子曰吾壽不能永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

熙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州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四人女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二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為自彼而止此人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高子之學日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  
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昔嘗學易於  
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為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  
縣其為舊如此當為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  
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  
有來姻之者母悉置不答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  
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人儻邊任氣俠  
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燁然士人欲宗  
師之至蓬母聞之名曰可妻也遂求趙人歸之秘丞  
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為人挽留主師席凡不

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絳之家寥然  
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裁能語言乃教之學書念  
文字既冠遣從師為詞章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  
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  
吾何憂贊善尤悌順事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  
不問夫人為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  
如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措夫人為姆師焉  
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傾其橐裝  
葬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壻者嫁之匱具  
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左右使令常自視其

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無歎恨而閨庭凜然每戒其子曰罪囚不之刑常宜輕不獨成爾善名慶當潔四坐清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之栖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帛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體不至穿故何在新麗紡績之工春秋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人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鞭朴未嘗施于家  
幸觸憲網爾既治  
流於後世居處嚴  
整疑次置無一塵  
對賓客之外袿裾  
人曰是物但被  
可惜也素安強雖  
十九日忽得疾卒  
曰蒙秘丞君曰華

於乎夫人 來婉靜默 午髮未笄 已聞懿德  
出配有道 生子岌岌 教以詩書 日夜訓飭  
居貧益堅 禮繩義墨 愈久不渝 鄉閭矜式  
見子成名 至升閩籍 覃慶疏封 壽安有邑  
金屑塗羅 華誥五色 持此就地 何嫌於臆  
八十一年 晚具五福 世亦鮮麗 可瞑去目  
陳倉之山 有名雞憤 問之青鳥 此云佳宅  
宜爾子孫 世緒奕奕 告後以辭 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作佐

郎塘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  
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  
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  
語必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  
解癸甲不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  
法益之資稟曠濶磨蕩崖畛常以  
人每乘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  
益之未嘗不懾然愧畏遂至於不  
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  
復歛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榻中

之之夫人也性巧  
其親長者學傳無  
誦之中間事跡詞  
地里歲月條分緒  
祥順友愛循蹈矩  
醮飲教佚自喜夫  
諸悔咎者指諭之  
復更敢為此恐或  
予之所以將放而  
也蓋使人聽其言

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  
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知平  
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輜車還  
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  
良家兒女之稚齒者授訓誡教書  
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  
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誼講作高  
人清氣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  
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  
郡府貢書占在高等夫人教之也

以教義諄諄警誨  
定軍樂平縣未幾  
成都至則舊產已  
下合聚閭巷親族  
字逾十年獲所遺  
居左右之人凡過  
語大笑懼聞于夫  
晝夜不廢改詰檢  
故其子天啟嘗預  
自是夫人之徽烈

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絕倫類忽得疾於熙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子曰某某某天士灝之女天秉娶陳氏屯田員外然皆俊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十一月四日葬夫人于華陽縣某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之銘銘曰

倚倚夫人

夙懋迺德

歷求

於它

類者鮮克

既畀令淑復輔以文有蔚其章蘭薰蘅分自居州閭養善秘闕化流郡閨不戒亦式顯懿旁衍衆齟之師十年其家觀書誦詩匱盡久捐裁辨桂袿踐履幽素以儀自律恫視諸藐其孤而箴經耕史耘待獲厥成遽爾云亡聞者愕眙無誰不知語即涕淚可會風節詳而記諸附史以篇庸完國書使出良人一紀與別山東之陽遂此同穴能事金石其有子賢為次清休刻之墓前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濠陽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靜自羈貫已為其內外戚屬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媿給賓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尤孝謹凡曰婦之淑節懿行它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為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鄉來此者為將營進士求起家今

同宗

齟也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盍歸以新吾之所為乎夫人喜遂復還所舊新繁而親見其子為尚書員外郎用其恩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潤然若官府纒纒可述為鄉里所矜尚嗜藏蓋閭巷媪嫗每告所乏未嘗不謝其所以為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淚祝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愛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當有既飲色愈溫而氣和語言尤婉

教盍歸以新吾督諸子學愈勤進封長壽縣君飾之故梱內軒夫人好施舍不稱其求予足且潛相與語出涕欲芘賴之其惠甚淺但日日索緻故諸女暨衆

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熙  
寧四年二月一日卒于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  
以太博服除赴關授通判綿州以夫  
人之年日夜西  
走至家夫人疾雖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  
慰其所以願見之者後四日乃啟手足矣夫人生四  
男子曰伸曰儀曰倫曰偕尚舉進士  
偕七舉一試殿  
庭下倫治產贍其昆其昆弟以學二  
女子長適勾叔  
良次適周惣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  
親從人咸有佳  
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  
女孫七人以是  
年四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萬善鄉  
脩仁里祔于太

博之塋取方君與同為有舊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  
不當拒而當銘也乃為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有顯令德脩于其家而外以則

女婦懿行母姑嘉式曰其宗姻循蹈矩墨

慈柔恕惠芬林閭闕貶諸里閭撫濟艱棘

積報在子外科列職暨登于朝取寵自國

軸瑁囊錦金羅五色天子命書夫人封邑

富木長壽錫畀以食夫人承之能自謙抑

惟衆所豔蒙祉疇克饗年滋高獲疹遂亟

命屬以續告不能息聞之遠邇孰罔不盡

役繁之陽 在益以北 夫也良兆 同歸其域  
粹次徽範 琅然秘刻 期千萬年 迺名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為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  
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是性固所  
有不待訓誡後能也年二十嫁始平先生希元希元  
有才名夫既歸之人皆以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翼  
姑不得以滄髓從事希元舊結廬墓前夫人與同去  
不入城市凡十年撤絃綺屏脂澤慘慘朝暮奠饋有  
法希元以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

訓無不遍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  
獨執七筋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擬無少倦至  
猝遽無有乃解裝構物以治其具惟恐一缺不能相  
屬者生四子正已正雅正鄉皆不許視家事督之學  
常以願成故父之志勵之故正符以春秋學為龍圖  
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  
雅以明經正鄉以進士為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  
仰伏夫人力也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賁次適進士  
賈端次適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  
夫人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

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父奎  
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拜求銘夫  
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為女柔婉而為婦慈嚴而為母是皆有令  
譽余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致仕  
閻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十九明年  
正月十一日葬于普安鄉沙坎里與先生之穴同焉  
其子灝以同為同年進士來求文誌其墓同故采其

善狀以告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  
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  
春卿攜養於其家春卿為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  
羣書鏗然有聲于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  
為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  
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  
婉行聞之間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  
于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服素儉甚已深  
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化其所嗜者吾將求  
朴茂清粹嘉才美榮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

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馬式講道著書為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黌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內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交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釵巷幘招約呼引裙裾次次羅列相內脩弟子之禮為經師教姆之賀如是者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貧簞衣拋食困無有羸衍而夫人服敝惡享麤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有耻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

闕禮撫育諸叔一盡乎仁爰生二子旦暮督其學長曰溫景祐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送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曰灝中皇祐元年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複嶺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藥成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啟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女子之所為親見溫湛沒不救取泣投淚一斷以命不復更嗟悼為不可活之計被

疾歸園兒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  
通事物當爾之說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  
人以溫封華陽縣君四女適無錫唐裴崔庶幾劉繹  
孫二人仲曦仲暹銘曰

其惟夫人出甲族粵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獨養  
而教性渾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邕睦執閭  
範端且肅固窳西安水菽以書史化邑屋生二子  
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祿夫人者備五福數云盡  
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關陵  
谷刻銘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與其  
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金沙下  
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神域也夫人于  
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惟其  
懿德微行宜所以表之于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  
賢校理楊君繪之文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  
校理文謹歲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  
辭云

藏于此者誰歟是為毋歸而有令嘉之

葬于

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元者  
其知  
夷缺者闕而瑒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  
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  
以薤諸幽

新刻石先生丹淵集卷四十終

